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奕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晦庵集卷三十

宋 朱子 撰

書 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

錄答問之言按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説也共兜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兜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為後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絶類王氏殊不可曉細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粹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山答胡廸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説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陳九德而禹

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今曰不屈於法度之威意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言舜也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

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録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喻可否幸甚幸甚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并以請教不居其聖若以為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為比則

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絶故難遥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

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强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袪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酬酢如此感

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絀絶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

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説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於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吕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畧扣其端既蒙垂教復

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修

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之意内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内疑上下之心外成讐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揺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鋭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於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熏兹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虚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説兾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答汪尚書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

超絶不歴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為甲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

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絶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髙矣吕舍人書别紙録呈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髙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隠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

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醻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閤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

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喻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强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

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强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宫異論秋防已迫恐惧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

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髙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

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

相去遠矣如鳥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于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司馬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

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闕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詆訛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

才辯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矣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宜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

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説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

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

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閤下未以為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説而觀之也以閤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吕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説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内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

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識似太重欲改為與又似太輕不知别下何字為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

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為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

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藴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

據彼之外以攻其内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䮕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獘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

跨揚韓掩迹顔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説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弑而

慼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猶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

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辟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耳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

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

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

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

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

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

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

異如曰仲尼顔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

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

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

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
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
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
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
而為之又何髙下逺近之可道哉近林黄中自九江寄
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守邉旁以為害道尤可駭歎
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害又甚
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别為敘次而刋之恐却

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閑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兹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

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别若東銘則雖分别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

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葢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為如何太極圖西銘近

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

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顔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

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吕滎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

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

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以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盖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毁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

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

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絶矣乃茍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温公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

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
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
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説然其意實近之但自
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
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
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
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
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

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

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祫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説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輙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合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别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

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
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
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
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
此耳若果如此則其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
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
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
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

為何如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熹竊以為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别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又見王彦輔麈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

變服事横渠理窟亦有變服之説但其制度皆不同如
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吉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三家
之説當從何者為是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别録
一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如
其有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
則亦不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

事云有請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来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乞因書試為詢訪或得其大畧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也渠說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㸃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為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

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内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輙為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録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

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輙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

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

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竪拂運水般柴之説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汩没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

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

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攧撲不破絶滲漏無病敗耳髙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寛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髙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

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

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與張欽夫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

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

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

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絶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當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

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禀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畧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竊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稍穩當處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

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若戒之者尤不為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

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専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亶所據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恊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具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

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别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

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閒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

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令便彊說為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為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

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美觀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内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閲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説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牴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

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啟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已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

答楊廸及門人二書見集

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

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絶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冐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説勝得已而不

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説以實前議夫改沿為泝之説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寛舒必欲改為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别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

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删書血流標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刋去此文

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集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説是以愚瞢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為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

則心有以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以古制然亦得别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横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

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它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絶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

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當謝書其說畧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它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

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淵畧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寛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_{所以欲兩本者}

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稽考也儻蒙矜恕不録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祭説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説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説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

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

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

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其它如此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

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稟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

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絶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一段論此甚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

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令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令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

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為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畧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啟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

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考異

與汪尚書論蘇氏學紛然一作歙然

晦庵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三十一

宋 朱子 撰

書 汪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

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此為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為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

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畧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笇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為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

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惟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為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

李伯聞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内行脩

飭守官亦不尚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開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怪也令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黄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為不易窺測到此令以為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

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
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
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
見若便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
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
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
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未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
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眞合屬上句此則未能

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為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畧一過與鄙意同後不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

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為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

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落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

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闌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

人不满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强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畧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畧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

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畧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説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説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

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

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

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岐為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

四者皆有動静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剰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静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静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别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别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

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

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髙明以為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别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逺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

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説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已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所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
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
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
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
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寛宏而其中自
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説秦漢以
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
可見矣况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

於甲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説則道近求遠一向没交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議論而絶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

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
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諭始
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
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
序畧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
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
何

答張敬夫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諭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畧亖所未曉更乞詳諭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

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彛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説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

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

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横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别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畧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

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

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髙自大之弊顧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畧已修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

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為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辯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别紙

三省者曾子之為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

為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
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
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
中嘗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為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
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已恐只是不勝已胡侍郎説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忍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説上蔡多好如

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碔砆此句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

戾盖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惟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為平援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首章便如

此矣援字疑穩字之誤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大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為所有字如何然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

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賔主之異須畧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為中為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

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修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為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為下數語如何

以敬為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諭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葢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

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

諭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無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强哉矯矯强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

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游子之言行相顧爲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爲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畧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爲疑詞以見

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别自是不奈煩耳

與張敬夫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曽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絶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絶覩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説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秉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

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葢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絶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

教（牛論正而心則私 李計譎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為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如尊兄所諭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啟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逺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

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汩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悮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

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觧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為之而

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以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

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

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

以示人時時虛心畧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

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

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

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

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

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

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目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張敬夫集大成説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即以

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滿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此疑此古樂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

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中也若顔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

畧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畧說文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

章論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説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决殊無

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

意盖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觧意未明而說太漫盖唯其意之未明是以

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

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别小體之不可從而

大體之當從之意觧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

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

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内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説用力處而此句内立字尤為要切據今所觧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之説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説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説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説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説曾聞其先生為學之要其云先立乎其大者

是時熹説此章正如此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髙然只是賛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説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無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説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是言凡所經過處人皆化也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綏來動和及易傳華卦所引用亦可見也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爲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説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説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爲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葢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項見陳傅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爲疑不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説爲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葢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爲稟之薄而不及者

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

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

就始終守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
嘗拜稟姑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
此說自是信不及但虛心而徐玩之久當釋然耳若稍
作意主張求索便爲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
却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亦
嘗爲人作得數篇記文隨時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
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也心氣未和每加鐫治竟不能
悛中間嘗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

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汩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闢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為岀數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諫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而怪妄之說亦復蠭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說亦成

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僇辟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懾憚如

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改思為紬不知何說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

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為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得許多意思方為完備今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闊畧而但言細繹義理以解時習之意夫人不知學其將何以知義理之所在而細繹之乎且必曰細繹義理之端

緒而涵泳之又似義理之中别有一物為之端緒若繭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徒使學者胸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揠苗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

說者油然內慊也

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說雖不正解說字而說字之意已分明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內慊者行事合理而中心滿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未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

按有子之意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

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

薄矣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曰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而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浮淺也曰字恐誤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己者不盡也 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己也 己字未安 自使民以時之外 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

毋友不如己者

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 經但言毋友不如己者以見友必勝己之意今乃以如己勝己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觧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而篤之也以慎爲不忘追爲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其說而破之若初無此說則此兩句亦無所當矣且下文兩句所觧亦未的當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

慎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爲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追遠矣

父在觀其志

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

可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當從前說所解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舊說之意矣經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其深愛之意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

改而可以未改者也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懇實而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當此解所云志哀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近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彼曰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此經所言亦為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終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為孝哉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恭不近禮謂之無節而過甲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結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言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後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興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别為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惻怛與公心字不相屬非有它也乃嫌於有它而解之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它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

有它二字槩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猶恐不盡況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

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氣象褊迫無聖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以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為諂而不譏其祭無其

鬼之徒為諂也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　此理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為此説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　此語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脈不貫初竊疑其重複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爲成德之事下句爲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與上文相應庶讀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蓋出

於程子之言然識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曰所謂求為可知者亦曰為其所當為而已非謂務皎皎之行以求聞於人也則可矣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無端則無所當而反為煩雜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必為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以言行為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言行之分爲未穩當行之欲敏獨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恐誤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小慧似非所以言臧文仲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施為勿施

於人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亦以施為夸張之意勞為功勞其意雖亦可通但不知勞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子細考證說令明白乃佳

存乎公理

此句亦未善

質勝文則野

失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

此用楊氏與其史也寧野之意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又言矯揉就中之說則既曰寧為野人之野矣又何必更說脩飭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矛盾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矯揉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則當為欺罔之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為不屑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曰

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入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絶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躐等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所撰集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 誣字未安

知仁動静

知之體動而静在其中仁之體静而動在其中 此義甚精

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急迫之病畧加曲折别作一節意思發明乃佳大抵此解之病在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見小君者禮之當然非特衛國如此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言不當而不言其

所以不當之故不足以發聖人之意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立人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自是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說不著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閑說過而於卒章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

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恠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如侯子辨總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氣則與所謂驚怪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聲氣容色不離於形同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況彼欲密而反疏矣且衆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以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獨聖人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恥於游藝而為此

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迫而味短也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

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䂓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奢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溫公謂楊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别作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

矣鄙意於此深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畧幾不可曉恐當加詳焉 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顔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

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詞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遽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

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遽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遽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難名不必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本出於性然禹亦為其所當為而已

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顔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

者見其無之甚也

顔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說最善此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能養其性而流於物耳性則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顔子曰用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墮之義字自作墮或有通作墮

者不作情也且其為説又取禪家語墮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晓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乃隨俗習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名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

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栘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删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耶

食饐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

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頓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 至 故行有不揜焉也 此論甚高然反復玩之則夸張侈大之辭勝而慤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

乎此也蓋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病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簞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説也然顔曾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顔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顔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説所以為有功也若夫曾晳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學者欲求曾晳之胸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為此之説豈不誤哉且夫子之問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於曾晳

之言獨謂其特以見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晢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撰成數句無當之大言以合其無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與禪家拈槌豎拂指東畫西者何以異哉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為推說曾晢之意者然盡黜其言而直伸已見則愚恐其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也且所謂無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不及不可倚著者釋之則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如以理而言則與上文得其所樂之云似不相應以人而言則曾晢之心艱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為叙秩命討天則所存堯舜所以無為而治者則求諸曾晢之言殊未見此曲折且此既許之以聖人之事矣又以為聖門實學存養之地則是方以為學者之事

也若曰姑以為學者之事而已而又以為行有所不揜焉則是又并所謂存養者而奪之也凡此數節殊不相應皆熹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發明的當若上蔡之說徒賛其無所系著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為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目似此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一此節意思似亦因向來以克己為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勑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理固如此

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耳

易曰明罰勑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此不知所

指言者謂何等事

文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

今自推說却不妨耳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傷亦與此同若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 按此爲入非成物之謂伊川以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爲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爲順 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畧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

包注訓固爲陋此解是 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意短喪

自是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别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竝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疵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斃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爲當如是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顏淵喟然章　此亦子貢初年事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黙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爲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已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也人雖不知别

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己意推言則可耳

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如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

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此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耶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

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

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心太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迫狹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

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尚焉又曰

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

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爲己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

曰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俟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恠蓋為養之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節當删去於觧經之意亦未有所闕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謂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至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之對亦未見檢身之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

又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吕與叔亦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極其所至也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

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此臨川鄧文元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獘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所觧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爲治之要

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擬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悦爲一章蓋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即武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晦庵集卷三十一